

晚清政坛笔记系列

向生与求死

晚清政坛的另类观察

王学斌◎著

曾国藩屡次自杀的原因
猪一样的队友：李鸿章、翁同龢之争
袁世凯复辟的真相
读书人是如何『变坏』的？



咪咕阅读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晚清政坛笔记系列

王学斌
◎著

向生与求死

——晚清政坛的另类观察

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向生与求死：晚清政坛的另类观察 / 王学斌著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6.9

ISBN 978-7-5143-5282-5

I. ①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政治人物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清后期
②清代历史事件—研究—中国—清后期 IV. ① K827=52 ② K252.3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92248 号

向生与求死：晚清政坛的另类观察

作 者：王学斌

责任编辑：张 霆

出版发行：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1

电 话：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：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：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：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 印 张：18.5

版 次：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43-5282-5

定 价：3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目录

楔子：一刀截断了一个时代 / 001

上 卷

“最后的一位满族大佬”：荣禄与清末政局 / 011

善耆：王爷竟是“改革控” / 023

“一条困死在体制网罗里的鲨鱼”：干吏铁良的悲剧 / 033

“朝廷亡了，与我何干？”：一品大员那桐的致富路 / 043

“末代文人，有什么用？”：学者型高官荣庆的遭遇 / 055

王闿运：怀才不遇的“郁闷哥” / 065

徐世昌：“利国无能，但能利身” / 073

陈夔龙：“官运满了，国运尽了” / 087

“当贤臣步入黄昏”：传统官员鹿传霖的困境 / 103

中 卷

王鼎尸谏：一场黑色政治幽默 / 119

嗜权标本：晚清官员陈孚恩的宦海浮沉 / 129

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：曾国藩到底缘何自杀 / 139

“直谏容易死殉难”：也谈“吴可读事件” / 155

寇太监之死：被捂出来的谣言 / 167

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：晚清宗室寿富的人生幻灭 / 175

端方：上台虽壮终必悲 / 183

载涛：让大清娱乐至死 / 195

下 卷

山雨欲来风满楼：晚清同文馆之争 / 211

读书人是如何“变坏”的：三位“50后”的逐权之途 / 237

谁都怕“猪一样的队友”：李、翁大佬之争与联俄制日破产 / 247

“法治，一个未完成的进行式”：沈家本与清末修律 / 259

强人政治的迷梦 / 269

被诅咒的龙椅：众人眼中的“洪宪复辟” / 279

参考文献 / 289

楔子：一刀截断了一个时代

——清初“哭庙案”随想

1661年8月7日，江宁府街头，一场酷烈的“砍头秀”即将上演。据无名氏所撰《哭庙纪略》记：

十案之人皆弃市矣。是日也，十案共一百二十一人，凌迟二十八人，斩八十九人，绞四人，分五处斩决。抗粮及无为二案，决于江宁之三山街。是时四面皆披甲围定，抚臣亲监斩。至辰刻，于狱出罪人，反接，背插招旗，口皆塞栗木，挟而趋走如飞。亲人观者稍近，则枪柄刀背乱下。俄而炮声一震，则众人之首皆损。披甲乱驰，众官骇散，法场之上，唯有血腥触鼻，身首异处而已。

涉案人员如此之众，执法架势如此之大，行刑手段如此之狠，血腥场面如此之惨，都不禁让人猜想临刑者不是反清复明的前朝余孽，就是打家劫舍的绿林暴徒，再不济也应该是蛊惑人心的邪教骨干吧？孰料，三者皆不是，这些血肉横飞、身首异处者，居然都是饱读圣贤

书、终日弄笔墨的士子。而招致他们杀身之祸的由头，更加无厘头，竟是于苏州一带流传已久的哭庙习俗。

究系何因，酿成此果？

死亡名单里的亮点

在这份长长的死亡名单里，有一个人物，绝对堪称亮点：他，就是清初狂生金圣叹。

大凡懂点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古典文学评论的，没有不知道金圣叹威名的，甚至每个人都会忍不住对其人其事八卦几句。

金圣叹（1608—1661），名采，字若采，明亡后改名人瑞，字圣叹。一说本姓张，名喟，吴县人。清初文学家、文学批评家。其为人狂放不羁，倜傥高奇，俯视一切，能文善诗，好饮酒，善衡文评书，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。“时有以讲学闻者，先生辄起而排之，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，召徒讲经，经名《圣自觉三昧》，稿本自携自阅，秘不示人。每升座开讲，声音宏亮，顾盼伟然。凡一切经史子集、笺疏训诂，与夫释道内外诸典，以及稗官野史、九彝八蛮之所记载，无不供其齿颊，纵横颠倒，一以贯之，毫无剩义。座下缙白四众，顶礼膜拜，叹未曾有，先生则抚掌自豪，虽向时讲学者闻之，攒眉浩叹，不顾也。”

明清鼎革后，金遂绝意仕进，以读书著述为乐。并更名人瑞，字圣叹，除朋从谈笑外，唯兀坐贯华堂中，读书著述为务。有人问他“圣叹”二字何义，其曰：“《论语》有两‘喟然叹曰’，在颜渊为叹圣，在与点为圣叹。予其为点之流亚欤！”（廖燕：《二十七松堂集》卷十四，康熙年刻本）他所评《离骚》《南华》《史记》、杜诗、《西厢记》

《水浒传》，以次序定为“六才子书”，俱别出手眼，独具一格。

当然，传世最广且话题最多的，莫过于金所点评的《水浒传》与《西厢记》。金圣叹好发议论，甚喜结合时事，每每才情淋漓展露。巧的是，他的议论及其评点大多被后人接纳，甚至是开一代先河，如清初之前，人们读《水浒传》只是将其当作史籍和散文来读，而金则将其划入小说范畴。他说：“《水浒传》只是写人粗鲁处，便有许多写法，如鲁达粗鲁是性急，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，李逵粗鲁是蛮，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，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，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。”可见其视角有多独到。难怪自视甚高的胡适也不吝溢美之词：“最后得到17世纪文学怪杰金圣叹的大删削与细修改，方可得到那部三百年人人爱赏的七十一回本《水浒传》。”“（金圣叹）真是有绝顶高明的文学见地的天才批评家的大本领，真使那部伟大的小说格外显出精彩！”对其修改的细微之处，他感叹：“这真是‘点铁成金’的大本领！”“是《水浒传》的最大幸运。”而其点评《西厢记》，更是将己之人生领悟，融汇其中。如在序一里，他主张以“消遣”之法对待这暂有之“我”：“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。得如诸葛公之躬耕南阳，苟全性命可也，此一消遣法也。既而又因感激三顾，许人驱驰，食少事烦，至死已，亦可也，亦一消遣法也。或如陶先生之不愿折腰，飘然归来可也，亦一消遣法也。既而又为三旬九食，饥寒所驱，叩门无辞，至图冥报，亦可也，又一消遣法也。天子约为婚姻，百官出其门下，堂下建牙吹角，堂后品竹弹丝可也，又一消遣法也。日中麻麦一餐，树下冰霜一宿，说经四万八千，度人恒河沙数可也，亦一消遣法也。”他将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视为“消遣”，它们所导向的不是厌世，而是对于愁苦烦闷的消解与排遣，即象征性地疏远和升华人生之苦境。用金自己的话说，“择世间之一物”的“消遣”，

是“于极无滋味中寻出滋味来，于极苦中寻出好滋味来”。如此有滋有味有境界的评论，自然令众人为之陶醉。就连与金同时代的著名戏曲理论大家李渔都认为：“读金圣叹所评《西厢记》，能令千古才人心死。”

更牛的是，皇上都是金的“粉丝”。据史料载，顺治十七年正月，他的朋友邵点从北京归来，告诉他，顺治皇帝读了他批点的《西厢记》《水浒传》后，对大臣们说：“此是古文高手，莫以时文眼看他。”听到这番转述，金圣叹竟“一天欢喜泪无边”。他在《春感八首》中写道：

半夜虚传见贾生，同时谁会见长卿。卧龙只合躬耕死，老骥何由仰枥鸣。

岁晚须毛浑短尽，春朝志气忽峥嵘。何人窗下无佳作，几个曾经御笔评。

此诗虽说肉麻，却也说明金虽为人疏狂，著述另类，但仍是心向清廷的，否则何苦自诩“几个曾经御笔评”呢？

蒙受顺治青睐的文人，到头来怎么会被处以极刑呢？

群体事件中的军师

说起这事，跟顺治皇帝还真有点关系。

1661年2月，年仅24岁的清世祖顺治帝福临宾天。依照礼制，全国上下都要为顺治帝致哀。3月1日，世祖薨逝的哀诏传至苏州，江苏巡抚朱国治等于府衙设置灵堂。连续三天，地方军政要员及郡中

士绅均须前往哭临。此外，地方政府还在苏州文庙设灵堂，供普通百姓祭悼。

这本是件很程序化甚至形式化的过场，却给当地士子们提供了一个宣泄愤懑的出口。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谈起。顺治十六年（1659），朱国治出任江苏巡抚。下车伊始，恰逢苏州一带遭遇多年未遇之灾，荒地连绵，百姓生活举步维艰。然做官自是对上负责，朱巡抚不顾百姓死活，强行催逼钱粮，可谓于天灾之外再增人祸，故苏州百姓愤怒地称其为“朱白地”，这个绰号极形象，因为凡朱所到之处，万物灭绝，只留下白茫茫大地一片。

为逼征钱粮，朱国治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奏销案”。他奏疏清廷，“苏、松、常、镇四府并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，应照例议处。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，应严提究拟”。得旨，“绅衿抗粮殊为可恶，该部照例严加议处。”当时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四府士绅无论所欠钱粮多寡，“一概奏请褫革”其功名，降为庶人，发回地方枷责。江南四府被革黜者达万余人、捕者3000多人。“银铛桎梏，徒步赤日黄尘中。旋奉有‘免解来京’之旨，如汤火中一尺甘露雨。”一时“江南诸绅人人自危，往往以田为累，委契于路，伺行人拾取，速呼之曰：‘田已属尔，我无与矣。’”

1661年初，朱国治的得力爪牙任维初出任吴县知县，为了迎合朱的心意，他甚至以酷刑来催征钱粮。任氏派人“开大竹片数十，浸以溺，示人曰：‘功令森严，钱粮最急，考成殿最，皆系于此。凡国课不完者日日候比，不必以三六九为期也。’初二日晚间，即出堂比较，欠数金者责二十，欠三星者亦如之。责稍轻，反责隶。有痛而号呼者，则怒，令隶扼其首，必使无声。故受责者皆鲜血漓淋，俯伏而出，不能起立。自是以后，代杖者逡巡不敢上。”没几天，便真有人

亡命于棍棒之下。一时间，恐怖气氛弥漫整个吴县上下。

更为过分的是，任维初还私自从常平官仓中扣除仓米数千石以中饱私囊，而后公然让仓总吴之行将所扣仓粮转卖给百姓。“当是时，即三尺童子皆怀不平，而朱抚正奏销案狱，于是诸生倪用宾等有哭庙之举矣。”可见，朱国治炮制的“奏销案”实乃“哭庙案”之诱因。

何为“哭庙”？此是苏州一带流传已久的习俗。当地经济发达，人文荟萃，家境殷实、饱读诗书的士子们已渐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，倘官府有不法违规之举，士子们每每聚集文庙，作《卷堂文》，向祖师爷孔圣人哭诉后，更召集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。在明朝，人多势众的“哭庙”申告往往能令官府不敢小视而采纳。

该年3月4日，倪用宾等百余名生员齐聚苏州文庙，哭奠刚刚去世的顺治帝。55岁的金圣叹赫然在列。他草拟了一份哀悼顺治的哭庙祭文，并亲手敲响了文庙里的钟鼓，声震数里，邻近的许多居民闻声而至。接着，秀才们号召群众前往府衙请愿，要求罢免贪赃枉法的县令任维初。

此时，前来哭临的府县各级官员恰好均集于苏州府衙，其中就有江苏巡抚朱国治等高官。秀才们乘“抚按皆在时，跪进揭帖”。正当官员们准备接受秀才们提交的揭帖时，聚集在府衙外的千余名民众，“号呼而来，皆欲逐任知县也”。本来是“秀才上访”，陡然间化作“群体性事件”。朱国治害怕群众暴乱，惊慌之下，“叱左右擒获，众见上官怒，各鸟兽散，止获十一人：倪用宾、沈玥、顾伟业、来献琪、丁观生、朱时若、朱章培、周江、徐玠、叶琪。偕任维初发王道研审，唤吴之行诘问”。迫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，朱对任维初也予以暂时拘审。

拔出萝卜带出泥，任维初案件明显牵涉到巡抚朱国治。朱见对己不利，连夜派手下到道台王纪处索取口供，涂改审讯供词。他故意

“高抬年月”，使自己“与任立于无过之地”。同时，他还恶人先告状，肆意歪曲哭庙的事实真相，上纲上线，参奏哭庙生员三大罪状：一、鸣钟击鼓，号哭抗粮，震惊先帝之灵，罪大恶极；二、声言抗打朝廷命官，目无朝廷；三、擅写匿名揭帖，触犯大清律令。

当时，清政府于东南统治尚未稳固，郑成功、张煌言等抗清力量，仍不时深入江南内陆进行活动。同时，江南士绅对清王朝颇怀二心，世祖新丧，康熙年幼，正值“人神乏主，亿兆靡依”之际，清廷担心苏州发生民变，故定于5月1日，案子移至江宁会审。朱国治主场审案，其自然有恃无恐，甩开膀子收拾这批读书人。会审不久，朱又将同情和支持哭庙行动的顾予咸、程翼苍、朱嘉遇、薛尔张等9人株连入案。25日，丁子伟、金圣叹二人被押解至江宁审讯。其实“哭庙案”爆发当日，金圣叹在混乱中侥幸逃脱。当晚他还召集有关人员，准备于次日再次率众哭庙，抗议官府的镇压暴行，后被人劝阻而未行。后来，金曾到他处躲避多日，“以有司不公，哭文庙，构成狱，避匿僻所，卜满百日，可脱灾。及三月，仅欠一日，以为幸免矣。闷郁已久，暮稍出探巷口，旧门头过贺曰：‘相公幸甚，案定不追。但我拖累艰苦，须为压惊。’旋为访拿，抵案陷辟，正落百日之厄”。

就这样，“军师”金圣叹被定为“哭庙案”之首犯，受到严刑拷问。金圣叹被作为要犯审讯，不外三个原因：一是鸣钟击鼓，二是草拟哭庙文，三是为文得罪朱国治。金圣叹曾作“十弗见”之文，对朱巡抚含沙射影，故朱“必欲杀金等而后快”。再说金圣叹平日里一向蔑视权贵，“遇贵人，则嬉笑怒骂以为快，以是大吏颇感之！”在很多高官富贵眼里，金圣叹这“刺儿头”，该死！

那么，金圣叹之死，有何象征意义？

余 论

须知，“哭庙案”发生前，虽说清军铁骑踏遍江南各处，但击退了南明弱旅，却未扫尽晚明文人遗风。是故像金圣叹这般的狂生尚可以放荡不羁，甚至时不时冒出几句“不和谐”的雷语。

然而，“江南”这个词汇，却如同一根钢针扎在清统治者眼中，令其坐立不安（详见杨念群教授《何处是江南》一书）。于是乎，欲除“邪气”，必先“整人”。朱国治砍了金圣叹的脑袋，虽有替自己脱罪之嫌，但恐怕也有杀杀江南士子们锐气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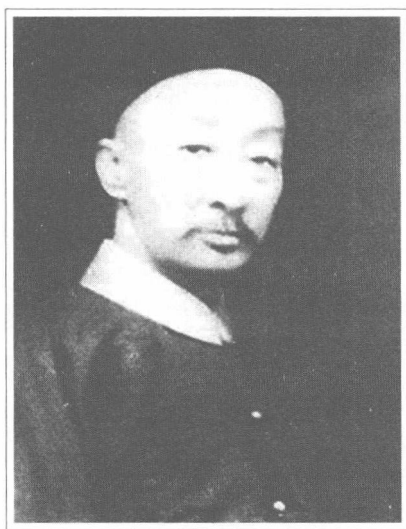
就这样，金圣叹和他的小伙伴们成为清廷拿来祭旗的刀下之鬼。一刀下去，晚明与清初断然割为两个时代。于是，清代的政治基调也由此谱成……

那位端坐在文庙里的孔圣人，其实，也救不了任何人……

上 卷

“最后的一位满族大佬”：

荣禄与清末政局



1903 年的一个初春午后，大清国的掌门人慈禧罕见地离开颐和园，起驾来到交道口菊儿胡同一所中西合璧的老宅院。老佛爷之所以屈尊至此，原因很简单：她的宠臣荣禄病了，而且病得极重！

走近荣的病榻，慈禧不忘打趣道：“尔常言尔是康党，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？彼实奸臣，负尔好意，竟致反噬！”这话若是对着旁的大臣说，估计听者就要吓得尿裤子了。与乱党结盟，这绝对罪不可赦。然而荣禄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彼等既逃亡海外，何事不可为？些微清议，吾亦知其骂我。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，得毋为康党庆幸乎？”如此自我解嘲的方式，既撇清了罪名，又起到讽谏之效果。

眼瞅着荣还能兴致盎然地开玩笑，慈禧心中的担忧算是暂时放下，愁云似乎将逐渐散去。

谁知这竟成了二人最后一面。三天后，4月11日，荣禄撒手人寰。不久，一家西方大报刊布了这样一则社评：

荣之为入，据中国士夫之见，实能尽人臣之职分，且颇有大臣风度，通达治理，可任大事。……综慈禧听政五十余年以观，有治世之能，而又赤心报国者，仅曾国藩一人。自此以往，则不得不推荣禄。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，倒行逆施，既暴且弱之时，荣禄之先见及勇毅，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。由其柄国之日，以至辞世之年，吾等观其所为，实乃慈禧最忠之臣，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。……故中国形势现虽无定，